

分类号 F83/647
U D C 0005834

密级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
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周昆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黄萍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金融硕士

研究方向: 金融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3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周昆 签字日期： 2024年6月2日

导师签名： 黄萍 签字日期： 2024年6月2日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周昆 签字日期： 2024年6月2日

导师签名： 黄萍 签字日期： 2024年6月2日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The
influence of the study**

Candidate : Zhou Kun

Supervisor: Huang Ping

摘要

乡村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其艰巨性和繁重性不容忽视。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从明确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长久以来存在的“三农”问题，到进一步强调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独特气质和优势日益显现，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农业农村被赋予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还特别强调全面推动建设数字农村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等前进方向。以便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三农”领域，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金融科技的创新手段，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地区的发展日趋成熟，但其在乡村地区的应用与推广仍面临一系列挑战。诸如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限制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以探索其潜在作用和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上述背景下，通过理论剖析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深层次联系进行了系统的探究。起始，本文对两者内涵及理论逻辑进行详尽的剖析。同时对两者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之后利用熵值法建立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本研究选取 2013 年至 2022 年西南地区五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结合计算的乡村振兴指数与北京大学测量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两者间的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推动具有显著效应，且这种效应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差异性。结论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促进效果在经济较发达区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经济较落后区域的影响则相对较弱。最后，据此提出对策建议：第一，制定区域性数字金融发展策略；第二，开发定制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第三，拓宽创新技术应用新场景；第四，注重金融科技人才培养；第五，加强政策支持和完善监管机制。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乡村振兴 固定效应模型 异质性分析

Abstract

Rural development is a key link in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ts difficulty and onerous cannot be ignored. From the party's 19 to 20, from the clear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ree rural" for a long time, to further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oad unique temperament and advantages, show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ave been given the important priority of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the direction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 a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In order to put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into th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to better meet the multi-level financial needs of rural areas. As an innovative means of fintech,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ature in urban areas, its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in rural areas still face a series of challenges.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nsufficient supply of financial services have limited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explore its potential roles and mechanism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iti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logic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two is described, and the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stablished by entropy method, an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s made.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the relevant data of fiv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combined with the calculate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ex and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measured by Peking University, and deeply analyzed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y constructing a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is effect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shows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while the impact in

economically backward areas is relatively weak.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to develop regional dig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econd, to develop customized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ird, to broaden the new scenario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fourth,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fintech talents; fifth,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Fixed-effect model;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目 录

1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3
1.2.1 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	3
1.2.2 乡村振兴相关研究.....	5
1.2.3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6
1.2.4 文献述评.....	7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8
1.3.1 研究内容.....	8
1.3.2 研究方法.....	9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1
1.4.1 研究创新点.....	11
1.4.2 不足之处.....	11
2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2
2.1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基本概念.....	12
2.1.1 数字普惠金融.....	12
2.1.2 乡村振兴.....	12
2.2 相关理论基础.....	13
2.2.1 金融排斥理论.....	13
2.2.2 包容性增长理论.....	14
2.2.3 长尾理论.....	15
2.2.4 多功能农业理论.....	16
2.3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分析.....	16
2.3.1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	16
2.3.2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异质性影响.....	19

3 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分析	21
3.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21
3.1.1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逐年扩大.....	25
3.1.2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显著增长.....	26
3.1.3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稳步上升.....	27
3.2 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分析.....	28
3.2.1 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28
3.2.2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29
3.2.3 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健全.....	30
4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与水平测度分析	32
4.1 指标构建原则.....	32
4.2 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33
4.2.1 评价指标选取.....	33
4.2.2 指标选取说明.....	33
4.3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36
4.3.1 测度方法.....	36
4.3.2 数据来源.....	37
4.4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37
5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41
5.1.1 变量选取.....	41
5.1.2 数据说明.....	42
5.1.3 模型构建.....	42
5.2 实证分析.....	42
5.2.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43
5.2.2 基准回归分析.....	44
5.2.3 稳健性检验.....	45
5.2.4 异质性检验.....	47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9

6.1 研究结论.....	49
6.2 对策建议.....	50
6.2.1 制定区域性数字金融发展策略.....	50
6.2.2 开发定制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	50
6.2.3 拓宽创新技术应用新场景.....	51
6.2.4 注重金融科技人才培养.....	52
6.2.5 加强政策支持与完善监管机制.....	52
参考文献	54
后 记	59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不仅关乎农村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关键环节。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优化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目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要求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三农”领域，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3年1月2日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强调应着重关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生产和保障供应的金融服务需求，并增强对农业强国建设所需的金融支持力度。6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及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农业发展及乡村振兴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金融力量的支撑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普惠金融以其高效快捷、范围覆盖等特点，成为了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工具。然而，传统普惠金融在实践中却面临着成本高昂的难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为了破解这一困境，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它充分利用了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与传统金融的深度融合与创新。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数字普惠金融，寄望其能够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破解农村融资难题，为乡村的蓬勃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克服传统普惠金融的局限性提供了新的机遇，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更强大的金融支持，有望促使乡村经济实现更为可持续和全面的增长。在这个数字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势头助推了农村金融服务的革新，为实现农村融资的更广泛覆盖和更高效运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南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战略角色。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西南地区拥有丰富的水力和矿产资源，为能源和工业提供了稳固的基础。此外，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

至关重要。西南地区的交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作为连接中国东西南的纽带，有助于促进区域内外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发展。西南地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其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为国家提供了战略支持，促进了区域内各行业的协同发展。西南地区的稳步发展对于确保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基于西南地区省级面板数据，旨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并系统的探讨。在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系统阐述理论内涵，并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为准确衡量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并将构建一套综合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度。在实证分析阶段，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以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质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将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旨在为西南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具体的政策指导和战略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本文旨在深度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产生的影响，并为未来的实践探索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参考。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国家战略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在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差异，以揭示其内在机理与特色，从而为解决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内生性障碍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稳健发展。与此同时本文也丰富了乡村振兴相关理论的研究。普惠金融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创新延伸，具有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和鲜明的科技特色。尽管现有文献已对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减贫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对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贡献仍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乡村振兴进行深入测度，并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其在不同维度上的影响差异。通过对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的细致梳理，本研究有望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进而服务于乡村振兴。

(2) 现实意义。当前我国“三农”工作正经历历史性转移，由脱贫攻坚向乡村全面振兴发展转变。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农村金融领域的一股新兴力量，对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无疑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为“三农”领域难题提供新思路。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传统金融工具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变化,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却契合乡村振兴的总体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的特点,包括使用方式广泛、服务价格普惠、关注长尾群体等,使金融资源更广泛地渗透到乡村。这积极作用有望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服务农村弱势群体,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学者的研究也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目标。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期内可能对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全面而系统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期明确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实证分析,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实际贡献效果。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有力凭证,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具体指导。

1.2 文献综述

1.2.1 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

(1) 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的初步形态早在 15 世纪早期便已在西方社会初露端倪。然而,直至 2005 年,联合国才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明确概念,旨在构建一个能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有效且全面金融服务的体系。Khan (2011) 强调,普惠金融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同样,周小川 (2016) 也指出,普惠金融的推广有助于低收入人群获得更为适宜的金融服务。在此基础上,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Guo (2016) 认为,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的领先地位,为金融行业的发展和系统的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持。Maurer (2015) 则提出,科技的进步使得个人信用能够作为获取金融服务的一种抵押担保,从而弥补了农民在有效抵押物方面的不足,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黄益平 (2021) 进一步指出,数字技术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应用不仅显著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还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智能的风险评

估，实现了对风险的更为有效的控制。

（2）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

Ozili (2017) 认为其能有效帮助各群体获取金融服务，降低机构服务成本，推动经济发展。姜松等 (2021) 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在实际应用中也显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矛盾。尹志超等 (2021) 的研究指出数字化普惠金融能提高居民就业率，尤其在创业方面促进作用大，但在非创业就业上效果较弱。谭燕芝等 (2023) 的研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对消费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王琦馨 (2022) 证实其对创办小微企业有促进效应。任晓怡 (2021)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可纠正传统金融服务中的配置失效，为金融机构高效减少服务成本提供支持，同时拓宽企业融资规模。邹静等 (2022) 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绝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收入贫困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发现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未来的金融扶贫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冯大威 (2020) 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创业。吴本健 (2023) 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以资金、技术和信息优势，发挥经济效应、赋能效应、分配效应和绿色效应，促进农村地区民众共同富裕。

（3）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测度研究

Manyika (2016) 通过考量网络覆盖、移动电话普及率、智能手机与宽带流量的平均价格，以及 ID 用户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等多个方面，系统评估了新兴经济体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蒋庆正 (2019) 在研究中创新性地采用了 Cov-AHP 层次分析法，对三级指标的权重进行了严谨而精确的确定。基于这一方法，从电子银行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程度、应用深度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三个关键维度，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估。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论体系，也为推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冯兴元等学者 (2021) 依托网商银行县级业务数据，精心构建了一个囊括普及范围、应用深度以及服务质量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估体系，旨在全面而细致地审视中国县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态势，从而为其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黄世旺 (2023) 经过深入研究 2016 至 2022 年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在流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起到了明显的助

推作用。其中，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是推动这种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他的研究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来影响流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且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目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我国学者公认的衡量标准。该指数是一项全面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通过这一指数，可以更好地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1.2.2 乡村振兴相关研究

(1) 乡村振兴内涵的研究

McLaughlin (2016) 提出，农业专业化经营日益成为农村发展的鲜明特点，特别是专业经营模式，其经济增长和带动效应显著，对于推动农村产业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孙明福等 (2022) 对乡村振兴的内涵、理论机制、战略地位以及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该研究不仅为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还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郭俊华等 (2021) 提议，乡村产业应基于产业融合思维，集成文化、科技、生态、金融等多元要素，为产业增添新动力，激活创新潜能，进而推动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2) 乡村振兴发展困境的研究

Liu (2017) 指出乡村衰退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并强调应着重关注遏制其进一步蔓延的趋势，特别是需要协同推进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策略。蒋辉等 (2020) 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乡村产业普遍面临规模偏小、产业集合能力不足等困境，同时发展机制也尚不完善，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推动乡村振兴。郭翔宇等 (2020) 深入剖析了产业兴旺的丰富内涵。他们认为，产业兴旺的首要基石是农村经济的稳健发展，这要求经济发展既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又要形成相当的规模，为乡村的持续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所在，农业机械化、信息化等现代化手段的运用，将极大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推动乡村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3) 乡村振兴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

Baldynyuk (2020) 在对匈牙利等国家乡村发展的研究中发现, 居民居住点的管理和国家有效监管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Nataliia (2019) 认为提升乡村治理参与主体的能力被视为推动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刘俊祥等 (2020) 的研究揭示, 数字化治理在乡村政务体系建设、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制度规则完善方面具有重要潜力。特别是乡村数字经济, 作为新时代乡村经济的创新和增长点, 其深化发展对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积极意义。此外, 孙可 (2022) 也强调, 在数字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 推动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4)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

张挺等 (2018) 率先开展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以乡村振兴的五大核心要求为基石, 构建了二级指标以形成乡村振兴的总指数, 并深入结合乡村振兴的实质内涵, 进一步细化了三级和四级指标, 从而建立了一套全面而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申云等 (2020) 从多个维度出发, 包括农业支撑及农产品等角度, 系统地构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框架。并巧妙地运用熵权法进行量化评估, 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具体的量化分析工具, 有力地推动了乡村产业的振兴与发展。杜国明等 (2021) 选取东北黑土区的典型县域作为研究样本, 建立了村域级别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他们的研究发现, 各乡村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需要结合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策略, 采取更为精确和有针对性的措施。徐雪等 (2022) 运用熵值法, 基于 2011 至 2019 年的详尽数据, 精确计算了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数及其五个子系统的指数, 这些数据为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乡村振兴的整体趋势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

1.2.3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Beck 等人 (2018) 指出, 由于农村产业竞争加剧, 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对农业各环节的资金需求至关重要。沈洋等 (2021) 指出,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 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并对乡村振兴的进程有着一定的助推效果。李拔豪 (2020) 认为农村金融信息不对称是传统金融的发展弊端之一, 需通过创新金融服务、科技支持来消除信息不对称性, 更好地服务农

村地区。康书生（2022）实证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呈正向促进关系，与经济趋势一致。马亚明等（2022）通过乡村振兴评价指标分位数回归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具有更好的包容性效应。庞渤（2023）分析了数字化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和因素，提出银行业可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实施数字普惠金融，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路径。徐希瑞等（2022）运用耦合协调分析方法，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逐步提升趋势，并指出两者在地域上呈现出东部较高而西南较低的特点。夏玲（2023）基于 2011 至 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实证分析，在过程中发现两者之间有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姚茗珂（2023）则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深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增强消费者的数字金融素养、优化数字金融消费环境以及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机制，旨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支持“三农”发展方面的绩效，从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1.2.4 文献述评

国外早期的普惠金融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对贫困问题的缓解、为弱势群体提供融资机遇以及缩减贫富差距等核心领域的显著作用。相较之下，尽管我国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异常迅猛，展现出了勃勃生机与活力。相对而言，“乡村振兴”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概念，国外的研究相对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的分析，而国内的研究则更注重实证方面的深入探讨。在乡村振兴的初期研究中，金融、土地、人才等因素备受关注，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焦点。然而，随着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的提出，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这一政策所涵盖的五个维度出发，深入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更全面、深入地探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和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兴概念，在国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探讨仅限于理论框架的构筑。相较之下，国内的研究则呈现出更为活跃的态势，主要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提升、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民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然而，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深远影响时，现有的研究尚显单薄，未能形成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

这为未来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与深入的探索方向。

在研究进展方面，乡村地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持续加力，它不仅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还能推动创业活动和小微企业的成长，从而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目前，相关的测度研究主要采用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标准，同时乡村振兴的评估指标体系也在日益完善，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效应，但对于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和关联程度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分析。此外，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效应的作用机制理论阐述尚需加强，实证研究也相对缺乏。综合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理论构建、作用机制解析、实证研究等方面加强深化。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潜在影响及其助推效果。在理解并借鉴相关理论基础，深入分析两者作用机理，构建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支撑实证研究，得出科学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核心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本节旨在概述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影响的研究背景与重要意义，并综合评述相关文献，以期后续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明确主要研究内容，并指出其中的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不足，从而全面展现本研究的可行性与创新性。

第二章旨在界定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概念，并探索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定义，接着寻找支撑两者相关关系的理论基础，包括金融排斥理论、包容性增长理论、长尾理论和多功能农业理论。这些理论为后续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影响的机理分析及相关假设提供了理论铺垫。这些假设包括直接影响及相关假设，以及异质性影响及相关假设。

第三章重点描述了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介绍其总体发展现状再过度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三个层面来进行深刻剖析，而乡村振兴现状主要从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治理

体系进行总体概述。

第四章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核心板块。第一阐述了指构建的基本原则；第二着重构建了具体的评级指标体系，在此过程中参考了相关文献与政策文件，筛选了相关指标以构建全面、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对指标的选取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三详细介绍了乡村振兴指数的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明确采用熵值法对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第四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与介绍，详细探讨了该地区的乡村振兴进展、取得的成果，为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背景和参考。

第五章为实证分析环节。本文明确阐述了变量的选取原则和数据来源，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数据的真实性。在变量的确定上，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详细注明数据的出处。在模型构建方面，本文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以确保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之后则依次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基准回归分析，以及通过替换变量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从而全面深入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第六章为结论与对策建议，此章节对前文实证结果进行相对应的梳理与总结；然后基于实证分析发现，针对性地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西南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分析和解读，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研究领域的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借助文献研究法，能够系统梳理和把握已有研究成果的脉络与精髓，从而精准识别研究中的短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提出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为后续的学术探索指明方向，推动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与拓展。

(2) 理论分析法。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运用，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理论分析法，能够构建出清晰的研究框架，明确研究目标和路径，为实证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作用，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3) 实证分析法。本研究选取西南地区五个省市自治区在 2013 年至 2022 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旨在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关系。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对数据的系统分析和处理,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综合考察了地区间的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为深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实际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得出具有一定意义的研究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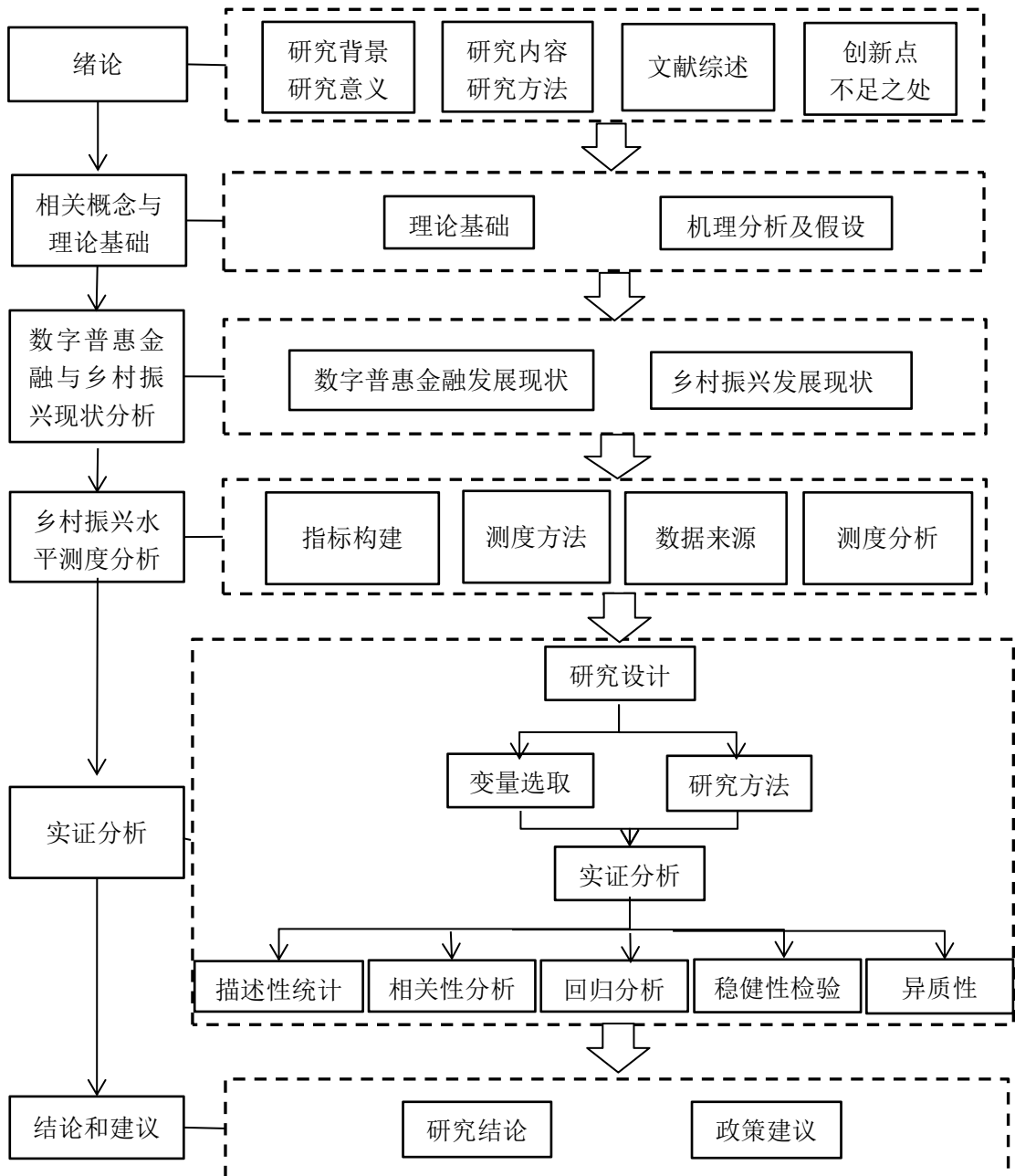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4.1 研究创新点

研究的视角聚焦于西南地区各省市，选取地域具有一定创新性，旨在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从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效应出发，旨在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在研究控制变量的考虑方面，本研究着眼于更为充分和系统化的选取。通过谨慎挑选控制变量，力求维持研究的内外部有效性。通过细致而全面的控制变量考虑，研究力求排除可能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关系产生干扰的外部因素，使得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在这一框架下，本研究旨在提供深入而可靠的实证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供实质性的理论支持。

1.4.2 不足之处

本文所采用的数字普惠金融面板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3-2022年）》，该指数主要基于蚂蚁平台数据，未涵盖其他支付平台数据，可能存在与实际水平的偏差，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与提炼而成。然而，在指标选取过程中，受到数据可获得性以及实际操作可行性的制约，所选取的指标可能无法完全涵盖并准确反映整体水平。

2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基本概念

2.1.1 数字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起源于 2005 年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旨在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则于 2016 年首次提出，是对普惠金融的延伸。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融合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理念的发展趋势，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金融服务的普及与提升。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是构建一个能够全面、有效为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数字普惠金融在此基础上演进而来，强调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促使金融服务更加普及、灵活、高效。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包括数字化、普及性和包容性。其中数字化是基石，通过数字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移动支付、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实现金融服务的电子化、信息化。其次，普及性体现在推动金融服务覆盖更广泛的群体，包括那些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触及的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金融领域带来了多方面的变革。它提升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通过数字手段，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金融操作，实现金融服务的全时在线化。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拓宽了金融服务的渠道。无论是通过移动端、互联网，还是通过其他数字渠道，用户都可以更加便利地接触到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金融服务，尤其是那些传统金融体系中常被边缘化的群体。数字普惠金融代表了金融领域朝着更加普惠、平等和便利的方向迈进的趋势。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它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了更加灵活、高效、全面的金融服务，有望在推动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1.2 乡村振兴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概念，强调全面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了具体目标：2020 年取得进展，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是指通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布局和重要战略支撑，全方位推进农村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过程和目标。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态文明体系和农村治理体系，实现城乡要素有机流动、全面融合的现代化进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着力点主要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村治理体系创新等方面。通过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农村自然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农业与生态的协同进步。此外，乡村振兴还强调农村治理体系的创新，加强基层自治，推动农村社会事务有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向全面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生态文明体系，并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阶段。通过整体推进农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之间、农村内部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最早由学者 Leyshon 等（1995）提出，主要关注在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些群体或个体由于各种因素而被排斥，难以获得正常金融服务的现象。这一理论突显了金融体系在服务广大人群时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和歧视问题。金融排斥理论强调了信息不对称对金融服务普及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通常拥有更充分的信息，而一些群体或个体由于信息获取的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担保或信用记录，因此被金融机构较为谨慎地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金融排斥理论关注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一些社会群体，如贫困人口、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等，可能因为其社会地位而在金融服务中受到歧视。这种歧视可能源于

金融机构对于一些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导致这些群体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平等权利。此外,金融排斥理论还关注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一些法规政策、金融体系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可能造成一些群体在金融市场中难以获得平等的金融服务。例如,一些农村地区可能由于金融机构布局不足,法规限制等原因而难以融入金融体系。

为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相关研究主张建立更加包容性的金融体系。这包括提倡金融教育,增加金融知识普及率,优化金融服务设计,降低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以及通过制度性改革来解决存在的金融歧视问题。此外,倡导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科技手段提供更为便捷和平等的金融服务,也是缓解金融排斥问题的途径之一。

2.2.2 包容性增长理论

2007年,包容性增长理念被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该理念着重指出,经济增长必须能够广泛且公平地惠及社会的所有阶层和群体,确保发展成果在全社会得到更为均衡和普遍的共享。该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追求总体产出和财富的增加,更要注重贫富差距的缩小、社会福祉的提升以及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包容性增长理论关注经济增长对社会层面的影响。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是国民总产出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但包容性增长理论认为这并不足以全面评估经济增长的质量。该理论主张经济增长应当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不平等,为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包容性增长理论关注社会的机会均等。在一个以包容性增长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个体都拥有均等的机会参与到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并能公平地分享到由此带来的成果与利益。这包括教育、就业、医疗等多个方面,通过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和机会,确保社会各个层面都能够分享经济繁荣的红利。并且包容性增长理论注重弱势群体的保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群体可能面临风险和边缘化,包容性增长理论主张通过社会保障、扶贫政策等手段,确保这些弱势群体也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被社会发展所抛弃。

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相关研究主张改革经济体制,优化社会政策,强调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等创新型金融手段的进步与发展,被

视为能够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这些金融手段通过提供更加便捷、易于获得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人顺利融入现代经济体系之中。所以包容性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的框架内注重社会的整体福祉，追求更加公平、均衡、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引导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社会公平进步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2.2.3 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这一概念最初由 Chris Anderson（2004）提出，对数字时代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理论主张，市场的关注点不应仅仅集中在畅销产品上，而是要注意那些销售量较小但种类繁多的长尾商品。这一理论提出了关于市场和销售模式的新观点，认为商业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畅销产品，还在于那些销售量较小但种类繁多的长尾商品。在农村背景下，长尾理论的应用呼应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传统经济观念往往将市场重心放在城市和主导产业上，而农村则容易被忽视。然而，通过长尾理论的引入，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发挥农村地区的潜在经济价值。在农村经济中，头部产品可能是一些传统的主导农业品种或大宗商品，比如常见的粮食和蔬菜。而长尾则包括那些地方特色、小众但具有独特价值的农产品，例如传统的手工艺品、特色农产品或者某一地区独有的农业资源。通过重视农村的长尾商品，可以促使更多农产品走向市场，使得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市场经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农产品能够更容易地进入线上平台，实现与城市市场的对接。这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长尾理论的另一个有益之处在于强调个性化需求的重要性。农村地区往往具有丰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传统，通过挖掘这些特色，推出适应个性需求的长尾产品，有助于打造有地方特色、有差异化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长尾理论在农村振兴中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鼓励对农产品多样性和特色的深入挖掘，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数字化时代，善于发掘和运用农村的长尾资源，有助于促进农业多元化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向前。

2.2.4 多功能农业理论

现代科学视角下，农业是一个蕴含多元价值目标的复合体。在人类社会的漫长演进过程中，农业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石，其功能逐渐从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多元化方向转变。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农业不再仅仅承担满足人们基本食物需求的角色，而是逐渐拓展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休闲观光等多个领域。这种功能的多元化，不仅提升了农业的综合效益，也为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日本就已经在农业多功能的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日本注重发挥农业的多重功能，通过发展精细农业、生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也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随着经济进步和环境问题凸显，60 年代中期后，特别是 70 年代中期，农业质量及生态功能受到更多关注。80 年代，社会要求进一步扩展农业功能，包括社会、文化等方面。西欧国家也是此实践的先驱，欧盟农业委员会认为农业的经济功能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积极作用，显著影响就业结构。

相较于日本和西欧等国家，我国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多功能的开发日益受到重视，这不仅对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对农村三产融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深入挖掘农业的多重功能，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升农业的综合效益，进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此功能性首先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改善农村就业，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同时，它还能显著改善农村环境，助力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宏观上，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其正外部性在环保、土壤保护、水资源保护及生态平衡方面作用显著，远胜其负外部性如过度开荒、农药化肥滥用等。因此，在国家长期发展中，农业多功能开发应受高度关注和社会支持。

2.3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分析

2.3.1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

(1) 数字普惠金融便利服务促农村经济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农村居民得以通过手机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渠道便捷地进行支付、转账、理财等金融操作，从而显著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提升了整体交易效率。这为农民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有助于其更有效地管理个人财务，进而促进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益提高。数字化金融服务的推广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金融渠道。通过手机银行，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账户查询、转账汇款等操作，避免了传统银行业务需要前往银行网点的繁琐程序。互联网金融则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线上贷款、理财产品等，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金融选择。数字化金融操作的成本降低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效益。传统金融交易可能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交通成本，而数字化金融服务通过简化流程、提高效率，有效减少了相关成本。这使得农民在进行金融活动时更加经济高效，为其创造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益得到了提高。数字化金融服务的推广，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精准地了解农民的金融需求和行为习惯，从而更好地开展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这种信息化的金融运营模式有助于提升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益，使其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其发展，出台政策支持乡村金融服务创新。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模式和产品需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政府应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提供更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金融支持（于卫国，2023）。

（2）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与电商产业升级

通过数字化的金融手段，农业生产者能够更好地获取融资支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升级。例如，数字化的农业保险可以为农民提供风险保障，促使其更愿意尝试新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农业产业链的支持，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发展。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等优势，能有效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和新业态培育（马慧敏等，2023）。数字普惠金融还支持农村电商的兴起，促使农产品更好地走出农村，推动农业与现代商业的融合，从而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升级。在实施“数字乡村”宏观调控的同时，要加强基础建设，完善行业规范，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提升农村电商水平，以更好地服务农产品电商产业（杨洋，2023）。

（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增收致富

通过数字化的金融服务，农村居民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小额信贷，支持创业和

发展小微企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让他们能够在家乡就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减少了外出务工的压力。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也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各类产业的兴起,为乡村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数字普惠金融填补了农村融资不足,促进农民增收和提升金融配置效率,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直接和间接推动(肖宇,2022)。同时,数字化的支付手段也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有助于拉动乡村内需,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4)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生态环境改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数字金融通过提供智能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创新和提升。数字金融在农村环保项目融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传统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融资渠道的狭窄,农村环保项目难以获得足够的融资支持。而数字金融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风险评估等手段,为农村环保项目提供了更为灵活、快捷的融资途径,支持农村地区进行水土保持、生态恢复等环境治理项目,从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并且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数字金融为农村农业提供了精准的金融支持,促使农业生产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变。例如,数字金融可以推动精准施肥、水资源管理等智能化农业实践,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有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改善。此外,数字金融也促进了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通过数字金融平台,农村居民能够更便捷地参与绿色能源、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项目,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生态产业的繁荣。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有助于发展农村旅游业和休闲农业等产业,同时在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推动农村成为更加宜居的生态居住地(谢地,2021)。数字金融不仅为生态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还通过在线平台促进了生态产业链的连接,形成了全新的生态产业生态系统。

(5)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教育健康

数字金融通过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有助于解决乡村学校的融资难题,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数字金融为乡村学校提供了灵活多样的融资途径。传统上,乡村学校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制约了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数字金融平台,乡村学校能够便捷地获取到各类贷款和资金支持,为学校建

设、设备更新以及培训师资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融资途径，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教育的质量。并且数字金融通过建立学费支付、助学金发放等数字化机制，提高了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家庭在数字金融平台上可以更便捷地完成学费支付和接收助学金，这不仅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支付选择，也降低了学费支付环节的不透明性，保障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在健康方面，数字金融同样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更便捷、高效的健康服务。数字金融平台上的健康保险产品为乡村居民提供了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包括医疗费用报销、慢性病管理等服务，有效解决了乡村居民因医疗支出而导致的贫困问题。此外，数字金融还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推动了乡村健康资源的整合。居民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在线预约挂号、咨询医生，获取健康信息，提高了乡村居民对健康的关注和管理水平。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3.2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异质性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展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尤其是在云南、西藏与四川、重庆、贵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地理、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地理差异导致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的应用方式存在一定的变化。云南、西藏地处西南边陲，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相对落后。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两个省区更多地扮演着弥补信息不对称、打破地理障碍的角色。而在相对发达的四川、重庆、贵州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侧重于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助力乡村产业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异质性的重要因素。四川、重庆、贵州作为西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更容易融入其经济体系，服务范围更广，涵盖更多领域，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而言，云南、西藏的经济基础薄弱，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供基础金融服务来支持农村振兴。文化差异也是造成异质性的重要原因。云南、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较为浓厚，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和使用习惯可能与内地存在一定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两个省区更需要结合当地文化特点进行创新，提供更符合当地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而四川、重庆、贵州地区的文化相对较为一致，数字普惠金融更容易实现标准化服务。在政策支

持方面，由于各省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政策导向，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得到的政策支持也存在异质性。发展较快的四川、重庆、贵州在政策上更加注重金融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而云南、西藏则更强调基础金融服务，政策更倾向于解决基础金融需求，如支付、转账等。

总体来看，西南地区各省区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主要是受到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以及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推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更为精细化的政策措施，充分考虑各省区的差异性，应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以满足乡村地区的实际需求，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深入剖析，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 2：在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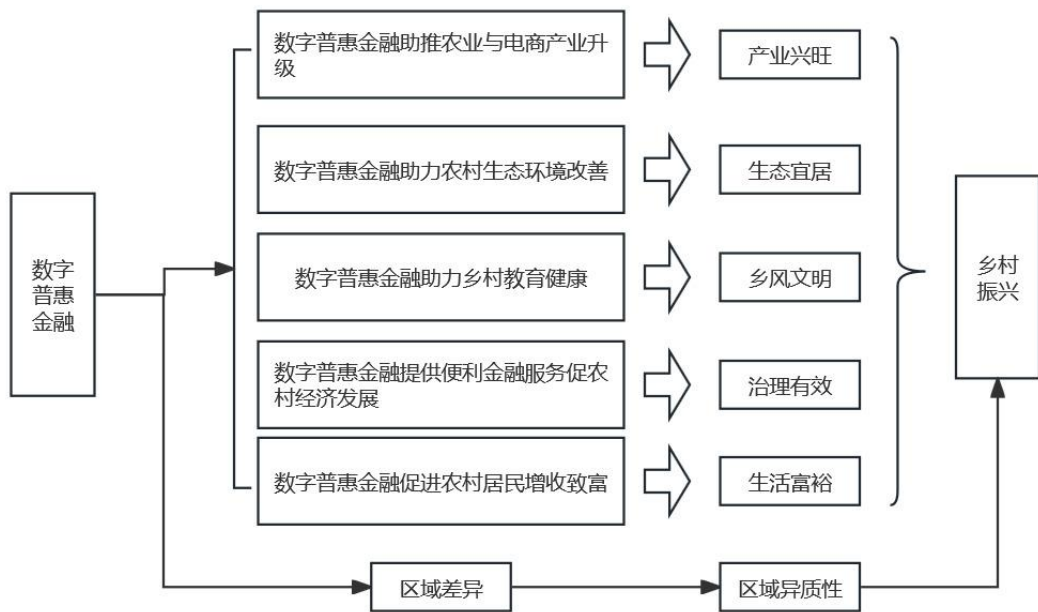


图 2.1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作用途径

3 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分析

3.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 21 世纪后期兴起的数字化创新应用，尽管其发展历程尚属短暂，但在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下，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探索，持续取得进步与革新，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为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目前，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其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处于领先地位。2014 年，国家提出“普惠金融”战略，标志着我国加快金融服务全面覆盖的新时期。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2016 年，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概念，并且移动支付成为金融服务的重要载体，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平台崭露头角。2018 年，央行设立了金融科技公司，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2019 年，国家明确数字普惠金融要成为全社会的基本金融服务。2020 年，线上金融服务迎来爆发，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健康码、远程医疗等方面的应用。截至 2023 年，数字普惠金融已形成全面覆盖的格局，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3-2022 年）》的权威数据，对西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与对比，旨在更清晰地揭示该地区的发展现状。再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出发——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共同构建了其全面发展的框架。覆盖广度反映了数字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确保金融服务能够触及更广泛的农村地区，让更多人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使用深度则揭示了数字金融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融合程度，通过深化数字化工具的应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而数字化程度则体现了金融服务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水平，通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互为支撑，共同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深入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表 3.1 详细列出了 2013 年至 2022 年间，我国西南地区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面反映了该区域在这一时期内的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状况。

表 3.1 2013-2022 年西南地区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均值
重庆	159.86	184.71	221.84	233.89	276.31	301.53	325.47	344.76	373.22	382.23	280.38
四川	153.04	173.82	215.48	225.41	267.80	294.30	317.11	334.82	363.61	371.61	271.70
贵州	121.22	154.62	193.29	209.45	251.46	276.91	293.51	307.94	340.80	344.68	249.39
云南	137.90	164.05	203.76	217.34	256.27	285.79	303.46	318.48	346.93	354.71	258.87
西藏	115.10	143.91	186.38	204.73	245.57	274.33	293.79	310.53	342.10	334.69	245.11
西南均值	137.42	164.22	204.15	218.17	259.48	286.57	306.67	323.31	353.33	357.58	261.09
全国均值	155.35	179.75	220.01	230.41	271.98	300.21	323.73	341.22	372.72	379.44	277.482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如图 3.1 所示，在过去的十年间，在西南地区 and 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良好趋势。尽管目前西南地区的指数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但其增长势头强劲，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前景。具体来看，西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平均指数自 2013 年的 137.42 稳步上升至 2022 年的 357.58，这一期间内实现了高达 2.6 倍的增长。各省份中，贵州和西藏的增幅相较最高，分别为 2.84 倍和 2.91 倍，而重庆、云南、四川的增幅也分别达到 2.39 倍、2.57 倍、2.43 倍。相比之下，重庆的增幅相对较小，但其初始值在 2013 年已经较高，达到 159.86。

全国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均值从 2013 年的 155.35 上升至 2022 年的 379.44，增长了 2.44 倍。西南地区与全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年增长率均经历了一段显著的变化过程，从初期的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过渡到后期的平稳增长阶段。这种变化不仅展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强劲发展势头，也呈现出一种稳健、可持续的发展态势，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全国和西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年增长率均达到自 201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分别为 1.8% 和 1.2%，这一变化可能受到新冠疫情的强烈冲击影响，显示出疫情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暂时性制约作用。从总体看，西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由于起点较低，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大，但该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发展水平已得到显著提

升，展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和巨大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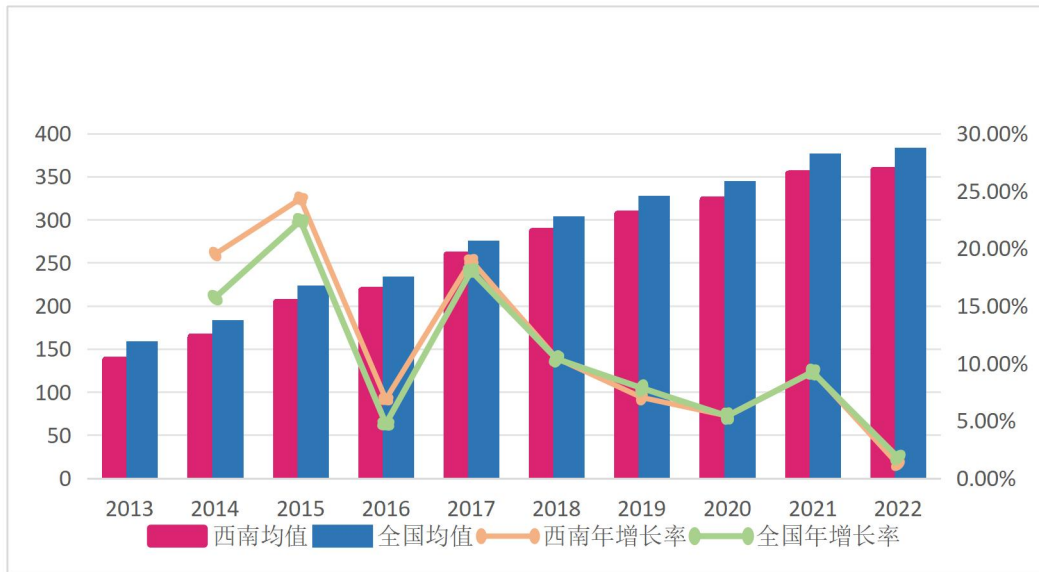


图 3.1 2013-2022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及增长率

根据图 3.2 数据显示，在西南地区五个省份中，唯有重庆在 2013 年至 2022 年期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超越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277.48，具体达到了 280.38。相较而言，西南地区的整体平均值为 261.09，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存在显著的差距。这表明了西南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上相较于其他地区呈现出相对滞后的态势。西南地区各省市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区域间的不平衡性显著。发展较好的省份分别为重庆(280.38)、四川(271.7)，而发展相对滞后的三个省份则是云南(258.87)、贵州(249.39)和西藏(245.11)。这一差异表明在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存在较大的内部差距，需关注和解决这一现象，以促进全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均衡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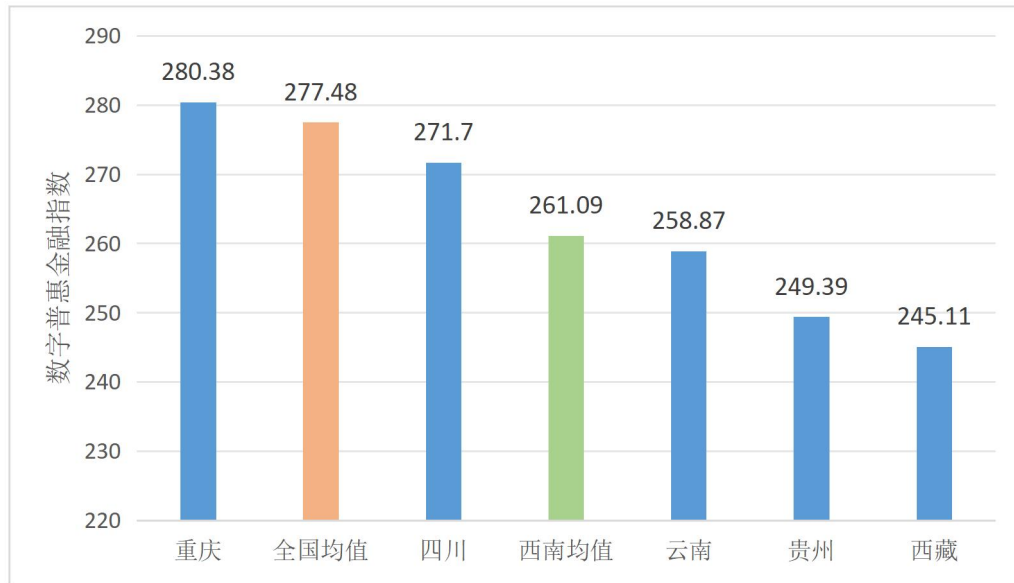


图 3.2 西南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3-2022 年平均值及排名情况

根据所获得的数据，笔者深入剖析了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大核心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在 2013 至 2022 年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3.3 所示，这三个指标均呈现出稳健的上升态势，显示出西南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蓬勃发展。其中，数字化程度的增长尤为亮眼，2015 年便达到一个高峰，尽管随后短暂回落，但随后又迅速回升并持续攀升，特别是在 2021 年后，更是突破了 400 大关。覆盖广度则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而使用深度在 2014 至 2015 年间增速迅猛，但随后有所回落。总体来看，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头强劲，但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综合三大核心指标趋势，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至一定阶段后，数字化程度的增长或遇瓶颈。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不足表明，移动支付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普及仍需努力。同时，公众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可度和忠诚度有待提升，这是推动该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未来，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民众粘性，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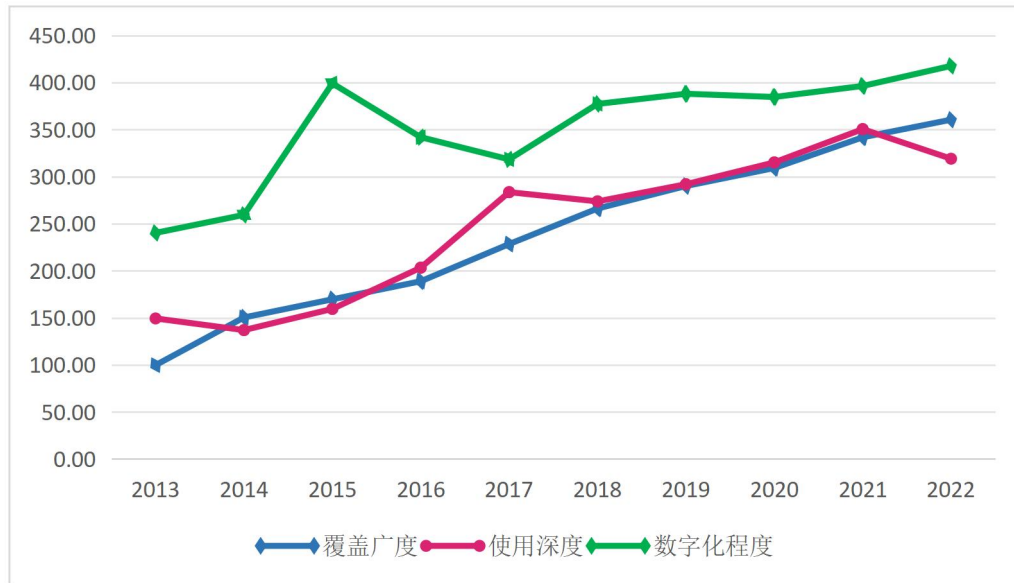


图 3.3 西南地区 2013-2022 年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均值变化

3.1.1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逐年扩大

随着数字科技的日新月异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其覆盖面逐年扩大，为大众提供了更便捷、更高效的金融服务。图 3.4 展示了西南地区五个省市在 2013、2018 和 2022 年三个时间点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并与西南地区和全国的平均值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在这十年间，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的平均值从 2013 年的 99.71 提升至 2022 年的 360.56。相较于 2013 年，2022 年的平均值增长了 3.62 倍，其中贵州省增长了 4.08 倍，云南省增长了 3.76 倍，西藏自治区增长了 4.43 倍。这些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快速增长，源于其早期较低的基数，因此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多年来，这些省份致力于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使其广度逐年扩大。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也在稳步增长，从 2013 年的 120.63 持续攀升至 2022 年的 384.03，实现了显著的 3.18 倍增长。然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仍然稍显不足，仅重庆市的数字表现超越全国水平。在时间的推进中，西南地区各省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方面的排名持续稳定，未见明显波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贵州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西南地区的平均水平，但其在覆盖广度指数方面却表现出相当的竞争力，仅次于重庆市。这表明贵州省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虽然整体水平有待提升，但在覆盖广度方面已经展现出一定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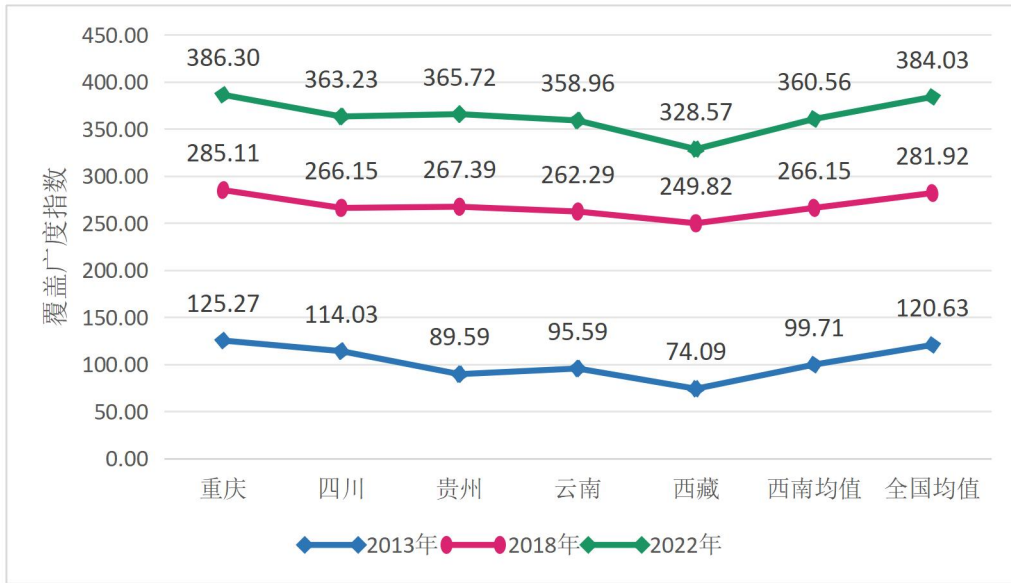


图 3.4 2013、2018、2022 年西南各省覆盖广度指数

3.1.2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显著增长

在新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传统金融业务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升级，众多新型业务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商业银行不断推陈出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坚实支持，共同携手应对经济困境。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平台的蓬勃发展也为数字普惠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在支付、投资、信贷等多个领域的使用深度得到了持续加强。图 3.5 通过对比 2013、2018 和 2022 三个时间节点，展现了西南地区五个省市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方面的变化与趋势，并呈现了西南地区与全国的平均值，以揭示其发展趋势和差异。

根据图 3.5 所示，西南地区在 2013 年至 2022 年期间，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呈现出显著增长，从 149.35 上升至 319.1。2022 年的平均值相较于 2013 年增长了 2.14 倍，其中西藏增长了 2.76 倍，贵州增长了 2.16 倍。这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省在初始阶段的使用深度指数较低，因此呈现出较大的增长幅度。与此相比，全国地区使用深度的平均值从 2013 年的 173.58 上升至 2022 年的 344.51，2022 年是 2013 年的 1.98 倍。总体来看，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仍存在一定差距，仅有四川和重庆两省的指数高于全国平均值。然而，从增长幅度来看，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的增长倍数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出这些地区在使用深度上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虽然西藏自

治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西南地区中相对靠后,但其使用深度指数却持续表现出上升的态势,显示出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积极进展,这表明西藏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上虽有待提升,但在使用深度方面已展现出一定的竞争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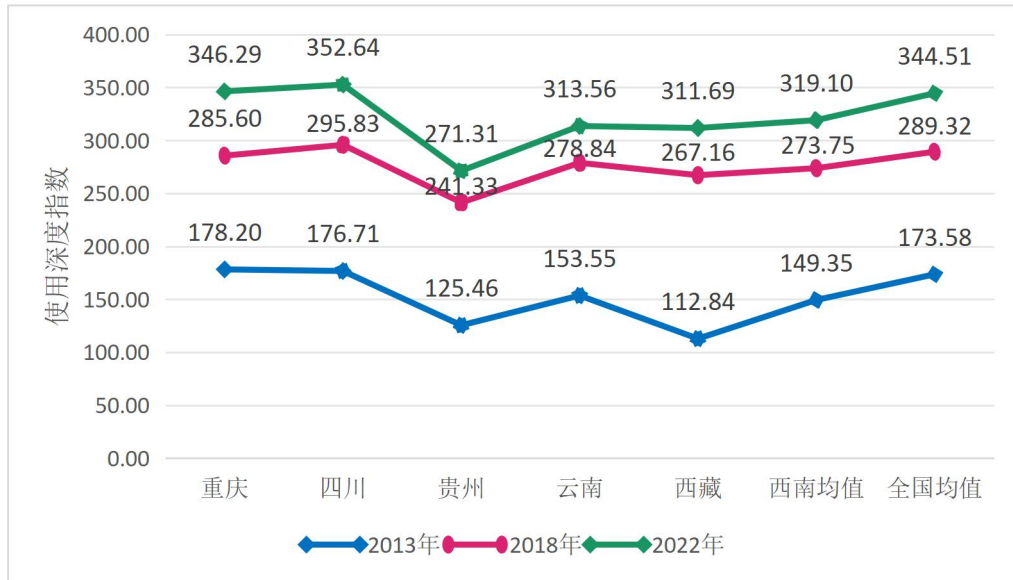


图 3.5 2013、2018、2022 年西南各省使用深度指数

3.1.3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稳步上升

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演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成为金融领域的关键议题。随着电子科技的蓬勃发展,金融服务已经全面数字化,移动支付、网络信贷等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不仅推动了金融业的转型升级,也对人们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图 3.6 对比了 2013-2022 年间西南地区五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并与西南及全国均值进行了时间维度的对比分析。由图可知,从 2013 年到 2018 年数字化程度实现了显著增长,然而,从 2018 年至 2022 年的增长则显得相对平缓。根据图 3-4 所展示的数据,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从 2013 年至 2015 年,数字化程度经历了显著的增长阶段,其增速迅猛且令人瞩目,最终在 2015 年成功达到了一个短期内的顶峰状态。随后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稍有回落,自 2018 年开始再次呈现增长趋势,但整体增速已经放缓。这表明数字化程度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其进一步的成长空间将变得相对有限。此外,图示显示西南地区数字化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并无明

显的地域性差异，且在 2013 年，西南地区的数字化程度指数甚至还略高于全国平均。这主要得益于智能设备、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全国范围内同步普及，以及支付交易的便捷性，使得地域差异和信息鸿沟在数字化进程中并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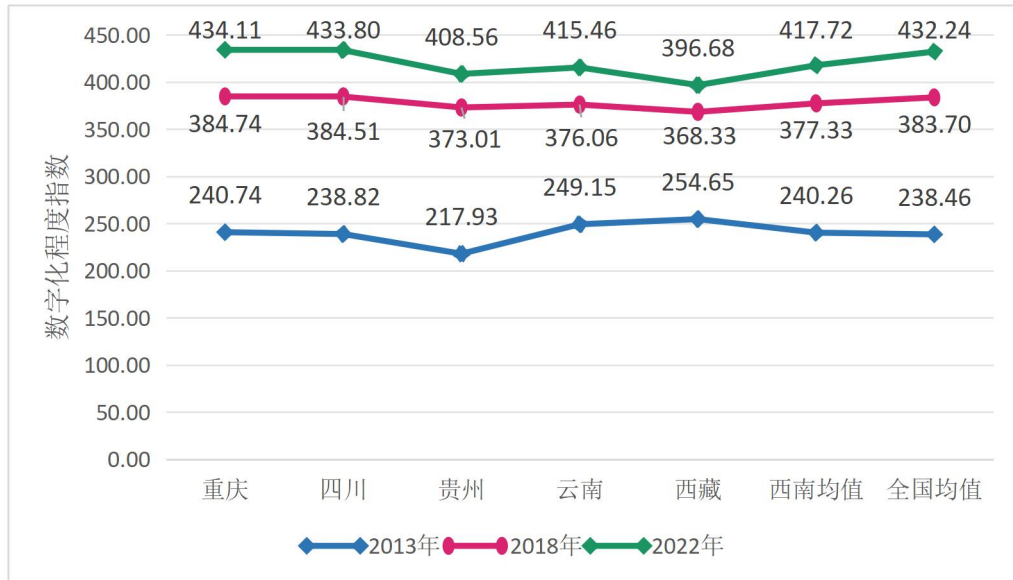


图 3.6 2013、2018、2022 年西南各省数字化程度指数

3.2 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分析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的重要农业区域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乡村振兴工作对于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西南地区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3.2.1 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西南地区，这片承载着壮丽山川、广袤田野与多元文化的神奇之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农业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瑰宝。其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和地理优势，正被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特色农业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凭借独特的气候、土壤和生物多样性，该地区培育出了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如云南的普洱茶、四川的川菜调料和贵州的辣椒等。这些农产品不仅品质上乘、口感独特，而且深受市场喜爱，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为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和知名度，西南地区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品牌化经营，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确保农产品的高质量和独特性。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也在西南地区蓬勃发展。这里丰富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和民族风情，为游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旅游体验。政府加大对乡村旅游的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同时积极推广乡村旅游品牌，打造出一批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这些景点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在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西南地区充分发挥了农业产业的引领作用。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业等二三产业，该地区有效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服务业的繁荣，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这种融合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也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地区，特色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以云南普洱市为例，普洱茶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通过推广优质普洱茶种植、建设加工厂和茶文化旅游基地等措施，普洱市已形成了完整的普洱茶产业链。同样，在四川凉山州，彝族特色文化旅游也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之一。通过挖掘和传承彝族文化、开发特色旅游产品等方式，凉山州成功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景点。

展望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这片神奇的土地将继续依托其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优势，为农民带来更多福祉，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2.2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在西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许多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西南地区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推进乡村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乡村道路建设方面，西南地区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和改造了众多农村公路。这些公路不仅连接了乡村与城市，也连接了乡村与乡村之间，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的交通状况。农民们现在可以更加方便地前往城市进行销售农产品，也能更便捷地购买生活所需物品，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

在水电设施建设方面，西南地区各级政府也下足了功夫。投入资金修建了众多水电站和水利工程，为农村地区提供了稳定的电力和灌溉水源。这不仅解决了农民用电难、用水难的问题，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电力和水源的稳定供应也为农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使得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在通讯设施建设方面，西南地区各级政府也积极推进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他们投入资金建设了众多通信基站和互联网设施，为农村地区提供了稳定的通信和网络服务。这使得农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市场信息、学习农业技术、与外界沟通交流。同时，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也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西南地区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农民们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保障。农村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3.2.3 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健全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更承载着乡村振兴的重任。为了实现乡村振兴，西南地区各级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还注重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方面，西南地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通过建立健全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确保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现。并且还积极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如信息化平台、大数据等，提高乡村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村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在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西南地区各级政府注重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积极借鉴城市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乡村实际，探索出一套符合乡村特点的治理模式。与此同时还加强对乡村干部的培训和教育，提

高其管理能力和素质，确保乡村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乡村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方面，西南地区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法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通过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让农民了解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通过加强农村法律服务机构建设，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这些举措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也增强了农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总之，西南地区在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农村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举措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法治保障，也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环境。

4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与水平测度分析

4.1 指标构建原则

(1) 与国家战略相匹配原则。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针对农村现状制定的关键性战略，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时，必须以相关政策要求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维度为基准，同时融入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剖析，从而精准选取具体指标，构建出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

(2)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在选择指标时，应注重其科学性和实用性，确保所选指标能够客观、准确地量化和评估，并在实际研究中易于操作和实施。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时，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因此必须通过官方途径获取相关数据。同时，应采用科学的方法（如熵值法）对所选指标进行合理赋权，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3) 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应当全面覆盖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并且具有系统性，即各个指标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

(4) 稳定性和可比性原则：选取指标应当具有稳定性，即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下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时，指标之间应当具有可比性，能够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

(5)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应当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即能够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参考和指导，能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益的决策支持。在选择指标时，应尽量挑选那些容易获取数据的指标。对于难以量化或数据难以获得的指标，最好避免纳入样本，以防止因数据不准确而造成评估结果的失真。如果必须替换这类指标，应考虑选择其他容易获取数据的指标进行替代。

(6) 动态性和时效性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应当具有动态性和时效性，能够及时反映研究对象的变化趋势和发展动态，保持与时俱进，随时调整和更新。

4.2 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4.2.1 评价指标选取

在遵循上述指标选取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参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并结合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借鉴，并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构建了5个子系统、16个维度和29个具体指标在内的乡村振兴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4.2.2 指标选取说明

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产业兴旺被强调为重要的发展方向。这要求我们在乡村产业发展上注重农业的基础地位，依托农业发展二三产业，并促进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通过做大做强做优乡村产业，可以保持乡村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产业兴旺的重要性，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推动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在借鉴毛锦凰（2021）及徐雪等（2021）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了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农业生产能力的量化指标，运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评估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以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来体现产业融合的实际成效。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规划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通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同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也是实现生态宜居的重要途径之一。总之，生态宜居旨在建设一个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的美好家园。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了闫周府等（2019）学者的研究成果，选择农药化肥使用量、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作为评估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关键指标。同时，通过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处理率以及卫生厕所普及率来展现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的成效。此外,农村绿化率被用作衡量乡村生态保护力度的重要指标,以全面反映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实际情况。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重要方面,它体现了乡村共同体进步开化的程度。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评判乡村发展水平和程度的外显标准之一。通过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可以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注重培育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量化评估乡风文明建设成效,本文基于陈国生等(2019)和鲁邦克等(2021)研究,选取多项指标: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农民教育水平;有线电视覆盖率、互联网宽带业务行政村比例,评估文明传播渠道;乡村文化站数量,衡量公共文化服务普及度。这些指标综合应用,可全面评估乡风文明建设成效。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围绕组织引领、“三治融合”、人才培养、空间整治和数字赋能等关键环节,激发乡村治理高效能。这包括持续优化基层党组织,积极践行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战略和理念;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有序组建农户组织,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和优势产业,实现乡村经营活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和风险性降低;此外,还需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提高乡村治理水平。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落地。为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本文借鉴杨阿维等(2021)的研究成果,将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比例、村庄规划完成比例,以及村庄整治实施比例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关键指标,以此全面评估乡村振兴中治理工作的有效性。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生活富裕被视为推动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增进农民福祉,让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生活富裕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之一。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生活富裕目标,本文借鉴徐维祥等(2020)及吕承超、崔悦(2021)

的研究,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率、农村贫困发生率、恩格尔系数、汽车拥有量及住房面积、安全饮用水及道路建设普及率、卫生技术人员数等指标,全面量化评估农民富裕程度与生活质量变化,反映乡村振兴中生活富裕的实现程度。具体的评估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4.1 乡村振兴综合指标体系

子系统	维度	具体指标
产业兴旺	农业生产能力基础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
	产业融合水平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主营业务所获得的收入(亿元)
	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元/人)
生态宜居	农业绿色发展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农药、化肥施用量(万吨)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卫生厕所普及率(%)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农村生态保护	农村绿化率(%)
乡风文明	农民受教育程度	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传统文化传播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 有线电视覆盖率(%)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乡村地区文化站设立数量(个)
治理有效	治理能力	书记与村主任“一肩挑”占比(%)
	治理举措	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占比(%) 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生活富裕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村庄道路硬化率(%)
	农民消费结构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农民生活条件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辆)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农民收入水平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农村贫困发生率(%)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基于上述选取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算出各指标相应权重,计算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指数,以此深入分析乡村振兴的当前状况,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参考。

4.3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4.3.1 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西南地区五个省市自治区在 2013 至 2022 年这一时间跨度内的乡村振兴指数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估。之所以选择熵值法,是因为它不仅能够有效捕捉各指标在不同样本间的变异程度,还能基于这些信息精确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熵值法首先通过信息熵来确定各指标的熵权,进而利用这些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细致调整。它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当某一指标在不同样本间展现出较大差异时,意味着该指标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因此其权重也应相应提升;反之,则权重降低。选择熵值法的理由有两点:首先,先前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熵值法在乡村振兴评估领域的适用性;其次,该方法以简洁、高效的计算以及科学合理结果赢得了广泛好评。通过运用此方法,能够有效地规避可能由于主观因素所带来的评价误差,以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为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利用熵值法计算各省市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时,核心步骤涵盖了数据收集、标准化处理、计算权重以及综合指数计算等关键环节。具体如下:

第一步是对相应指标进行标准化的无量纲处理。为确保数据处理的有效性和避免产生无意义的结果,在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同时,还需对所有指标实施非负化处理,即统一为各项数值加上 0.01。具体的处理方法遵循严谨的数学规则和数据处理准则,以确保最终的评价指数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各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的综合情况,如下:

$$\text{正向指标: } Z_{\lambda ij} = [(X_{\lambda ij} - X_{\min}) / (X_{\max} - X_{\min})] + 0.01$$

$$\text{负向指标: } Z_{\lambda ij} = [(X_{\max} - X_{\lambda ij}) / (X_{\max} - X_{\min})] + 0.01$$

其中, $X_{\lambda ij}$ 表示的是第 λ 年份下,对应于第 i 个省份中的第 j 项指标所具体拥有的数值, X_{\max} 指的是在第 j 项指标中所有样本数据里的最大值, X_{\min} 指的是在第 j 项指标中所有样本数据里的最小值, $Z_{\lambda ij}$ 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结果。

第二步是算出第 i 个省份占第 j 项指标的比重：

$$P_{\lambda ij} = Z_{\lambda ij} / \sum_{\lambda=1}^n \sum_{i=1}^m Z_{\lambda ij}, \text{ 其中, } n \text{ 为年份 } (n=2013 \cdots 2022), m \text{ 为省份 } (m=1 \cdots 5), j$$

为指标 ($j=1 \cdots 29$)

第三步，算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_j = -1/n(nm) \sum_{\lambda=1}^n \sum_{i=1}^m P_{\lambda ij} \ln P_{\lambda ij}, \text{ 其中 } 0 \leq E_j \leq 1;$$

第四步，算出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G_j = 1 - E_j, 0 \leq G_j \leq 1$$

第五步，算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W_j = G_j / \sum_{j=1}^n G_j$$

最终，依据已确定的各项指标的权重，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计算，从而得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的结果。

$$S_i = \sum W_j Z_{\lambda ij}$$

4.3.2 数据来源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中的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权威统计资料，主要包括《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城乡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等。此外，还参考了各省份的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鉴于农村乡村文化建设领域的数据更新速度相对较慢，本研究仅选取了 2013 年至 2022 年这一时间段内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基础。在研究过程中，针对遇到的部分数据缺失问题，采用了移动平均法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填补处理，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研究的准确性。

4.4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政府加大对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了农村道路、水电、通讯等设施的完善度，为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乡村产业发展也取得积极进展，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蓬勃发展，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此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农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得到提升，乡村文明风尚逐渐形成。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乡村振兴仍面临一些挑战，如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等。未来，西南地区将继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依据前文所构建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西南地区五个省市自治区自2013年至2022年期间的乡村振兴情况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综合分析与评价。通过Stata软件和Excel的精确计算，得出了这五个省市自治区在此期间各自的乡村振兴指数，详细结果如表4.2所示：

表 4.2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重庆	0.719	0.738	0.762	0.772	0.805	0.825	0.858	0.859	0.913	0.910
四川	0.500	0.516	0.543	0.541	0.583	0.560	0.596	0.626	0.638	0.647
贵州	0.348	0.349	0.358	0.365	0.377	0.386	0.388	0.420	0.429	0.425
云南	0.171	0.173	0.186	0.195	0.190	0.194	0.202	0.208	0.198	0.210
西藏	0.098	0.096	0.082	0.092	0.091	0.106	0.114	0.109	0.098	0.114
西南均值	0.367	0.375	0.386	0.393	0.409	0.414	0.432	0.444	0.455	0.461

资料来源：据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根据图4.1所详细描绘的数据，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在过去十年间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乡村振兴指数作为衡量这一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其走势直观地反映了西南地区在农业、农村和农民方面的全面进步。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振兴指数在十年间呈现出一种稳健而坚定的上升趋势。具体来说，2013年该地区的平均指数为0.366，而到了2022年，这一指数已经攀升至0.461，实现了明显的增长。这一增长幅度高达25.55%，不仅充分证明了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也预示着该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上正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这一发展态势无疑为西南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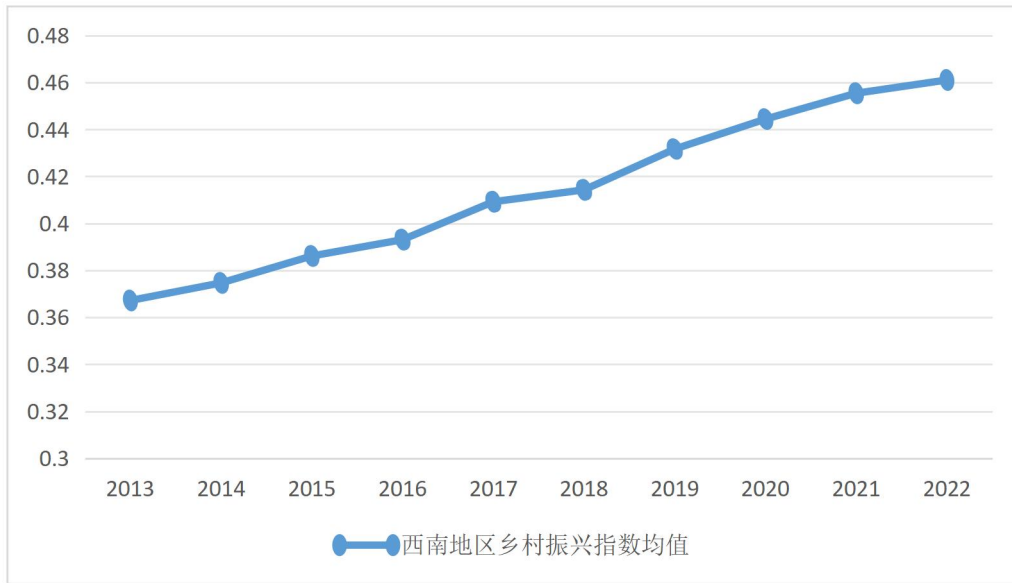


图 4.1 2013-2022 年西南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平均值

除了得出西南地区的整体乡村振兴指数外，还能够利用原始数据详细计算出该区域内各省市的具体乡村振兴指标数据。图 4.2 展示了 2013 年至 2022 年间西南地区 5 个省市乡村振兴的结果。观察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西南地区各省市乡村振兴的指标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重庆乡村振兴指数相对最高，可能由于其经济水平发展较快，从而带动乡村振兴共同发展，其次是四川，再就是贵州、云南，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最为缓慢，可能由于其地理优势不突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导致。但乡村振兴总体发展趋势向好，因此无需过分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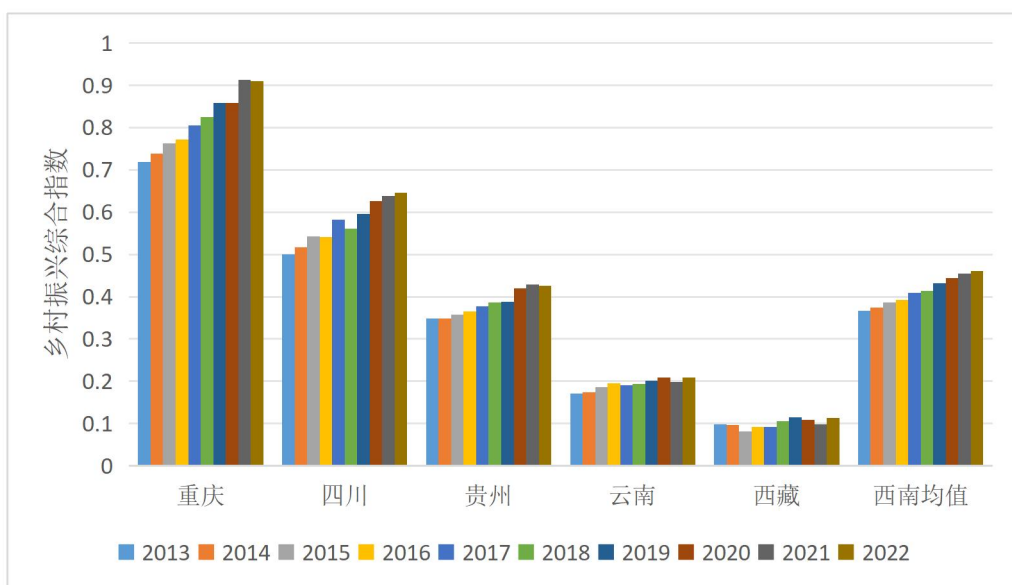


图 4.2 2013-2022 年西南地区各省市乡村振兴指数

再根据原始数据，可以计算出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各子系统数据。图 4.3 展示了 2013-2022 年西南各省市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及五个子系统指数的变化趋势。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可以发现，在所述时间段内，西南地区各省市乡村振兴的各个子系统以及整体指标均稳定地呈现出上升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富裕指标在推动整体指标增长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这一积极变化主要归功于该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有效地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使其逐渐走向富裕。其次是乡风文明指标、生态宜居指标和产业兴旺指标，特别是乡风文明指标的进步较为显著，部分反映了该地区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最后是治理有效指标，尽管排名最低，但整体也处于稳定上升的趋势，因此无需过分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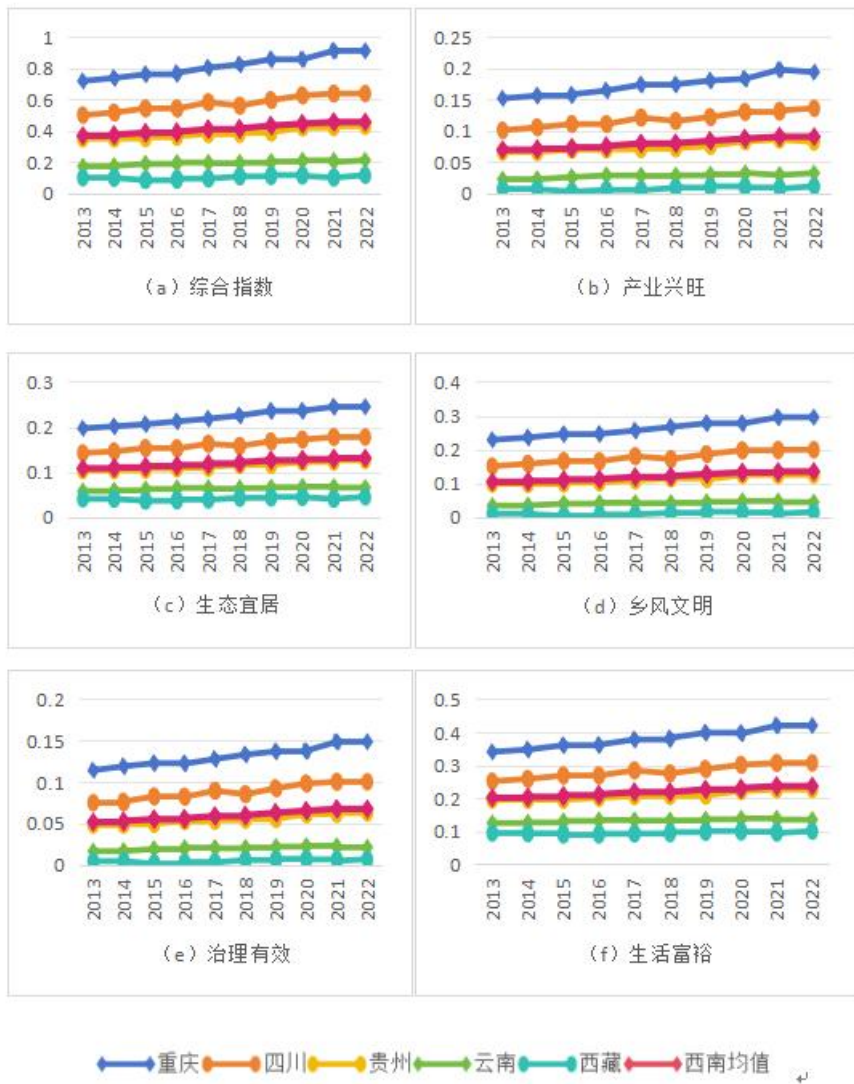


图 4.3 2013-2022 年西南各省市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及五个子系统指数的变化趋势

5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5.1.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指数（Rural）即为前文所构建的综合性指标，该指数全面涵盖了2013年至2022年间西南地区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发展状况。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的数据来源为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第五期指数，该指数被用作衡量西南地区五个省市自治区在相应指标数据上的标准。

控制变量：（1）财政支农水平（Afe）通过计算农林水支出在政府一般性支出中的占比来量化评估，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当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与投入程度，更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观点在向洁等（2021）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2）城镇登记失业率（Unrate），失业率是衡量城镇劳动力市场闲置资源的指标，乡村振兴的推进可能会降低城镇登记失业率。（3）教育支持力度（Edu），采用财政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教育支持力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提升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和素质。（4）消费水平（Hol）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表示，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5）产业结构（Is），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通过考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可以反映这种关系。具体变量说明如下表5.1所示：

表 5.1 各变量具体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	变量描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Rural	乡村振兴指数	熵值法
核心解释变量	Dif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参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
	Afe	财政支农水平	财政农林水支出 / 财政支出总额
控制变量	Unrate	城镇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 城镇就业人口总数
	Edu	教育支持力度	财政教育支出 / 财政总支出
	Hol	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总人口
	Is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 / GDP

5.1.2 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多本权威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年鉴》，同时结合了 2013 年至 2022 年间各省的统计年鉴数据。针对年鉴中部分年份或地区数据缺失的问题，通过省市统计局官网和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有效补充，并采用移动平均法对确实缺失的数据进行了科学填补。在数据分析和处理方面，本研究主要运用了 Excel 和 Stata16.0 这两款工具。

5.1.3 模型构建

为了达成本文的研究目标，构建了以下的基准回归模型，用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Rural_{nt} = \varphi_0 + \varphi_1 Dif_{nt} + \varphi_2 Control_{nt} + \eta_n + \lambda_{nt}$$

在上式中 $Rural_{n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n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乡村振兴情况； Dif_{nt} 为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反映了第 n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Control_{nt}$ 表示影响乡村振兴的控制变量，这些指标包括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失业率、教育支持力度、消费水平以及产业结构， η_n 为省份固定效应， λ_{nt} 为随机扰动项。

5.2 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前，先借助 Stata16.0 软件对所采用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所选数据集为强平衡面板数据。随后，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采用了 LLC 检验方法，验证结果 P 值极小，仅为 0.0001，这充分证明了本文所采用的面板数据具有高度的平稳性，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2.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研究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该样本涵盖了 2013 年至 2022 年我国西南地区五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共计 50 个观测值。对于数据中的个别缺失值，利用了移动平均法来进行科学且合理的数据填补。主变量的统计如表 5.2 所示。乡村振兴指标的范围从 0.081 到 0.917，显示出较大的变化幅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大值达到 382.226，最小值为 115.1，两者相差约 3.32 倍。这些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在乡村振兴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

在控制变量方面，教育支持力度和城镇失业率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差异显著，这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并暗示了这些变量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支农水平的标准差在所有变量中最大，这表明西南地区各省市在财政支农方面的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发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表 5.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ural	50	0.413	0.264	0.081	0.912
Dif	50	261.091	75.615	115.100	382.226
Afe	50	6.322	0.576	5.003	7.215
Unrate	50	3.401	0.533	2.470	4.490
Edu	50	0.157	0.025	0.106	0.202
Hol	50	9.862	0.407	8.877	10.680
Is	50	0.381	0.036	0.327	0.468

资料来源：据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随后，进行了初步的变量相关性分析，并将结果整理在表 5.3 中。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系数为 0.274，显著为正。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增强了研究假设的合理性。其次，乡村振兴（Rural）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具体来说，乡村振兴与失业率（Unrate）和消费水平（Hol）、产业结构（Is）呈现正相关关系，但与财政支农水平（Afe）、教育水平（Edu）关系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与其他变量之间也存在相关性。与乡村振兴、财政支农

水平、失业率、教育水平、消费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其他变量关系不明显。财政支农水平与失业率、教育水平、消费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与产业结构关系不明显。失业率与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教育水平与消费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消费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产业结构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为了确认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的 VIF 值介于 1.14 到 8 之间，均低于临界值 10。因此，可以确定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5.3 相关性分析

变量名称	Rural	Dif	Afe	Unrate	Edu	Hol	Is
Rural	1.000						
Dif	0.274**	1.000					
Afe	0.130	0.419***	1.000				
Unrate	0.362***	0.05	0.604***	1.000			
Edu	0.189	0.1318	0.572***	0.510***	1.000		
Hol	0.601***	0.783***	0.122	0.087	-0.174	1.000	
Is	0.643***	-0.251*	-0.068	0.385***	0.003	0.147	1.0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5.2.2 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并验证估计方法的差异性和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分别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静态回归分析。经过 F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的对比分析，发现 F 检验的 P 值极小，为 0.0000，强烈拒绝了原假设；同时，豪斯曼检验的 P 值为 0.0352，也显著拒绝了原假设。这些结果表明，鉴于当前研究背景，固定效应模型相较于随机效应模型展现出更优的适用性。因此，本研究最终选定固定效应模型，以更精确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表 5.4 中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且稳定的正向推动作用。具体来说，在仅考虑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解释变量的列(1)中，Dif 的系数达到了 0.000427，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在列(2)中，即便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Dif 的系数依然稳定在 0.000468，并且同样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重要发现充分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从控制变量角度分析，财政支农水平（Afe）的系数为-0.039355， $p>0.1$ ，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不明显。教育支持力度（Edu）、失业率（Unrate）和消费水平（Hol）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因为它们的p值均大于0.1。产业结构（Is）的系数显著地小于零。常数项（Cons）在两个模型中都表现出显著性，其系数分别为0.302189（ $p<0.001$ ）和0.861348（ $p<0.01$ ），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其他未考虑的因素对乡村振兴产生影响。该模型的解释力较高，其中的R-squared值分别为0.6414和0.7908，表明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因变量的变异情况。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积极推动作用，进而有效证实了假设1的正确性。

表 5.4 基准回归模型结果

	Rural	
	(1)	(2)
Dif	0.000427*** (0.000)	0.000468*** (0.003)
Afe		-0.039355 (0.166)
Unrate		0.007281 (0.451)
Edu		0.1082258 (0.826)
Hol		-0.011502 (0.722)
Is		-0.655958*** (0.001)
_Cons	0.302189*** (0.000)	0.861348*** (0.01)
省份效应	是	是
N	50	50
R-squared	0.6414	0.7908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5.2.3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 替换为其子指数, 包括覆盖广度 (Broad)、使用深度 (Depth) 以及数字化程度 (Digitization), 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 5.5 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其中, 列 (1) 详细展示了覆盖广度指数 (Broad) 作为解释变量时的影响效应。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 可以发现, 即使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下, 覆盖广度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 且系数均为正, 这充分证明了覆盖广度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列 (2) 和列 (3) 则分别探究了使用深度 (Depth) 和数字化程度 (Digitization) 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结果同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的稳健性。综上所述, 这些实证结果为深入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表 5.5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1)Rural	(2)Rural	(3)Rural
Broad	0.000416*** (0.002)		
Depth		0.000279** (0.024)	
Digitization			0.000207*** (0.008)
Afe	-0.024747 (0.326)	-0.065025** (0.028)	-0.002668 (0.864)
Unrate	0.006747 (0.477)	-0.007215 (0.519)	0.008771 (0.427)
Edu	0.348350 (0.441)	-0.216104 (0.698)	0.9545075** (0.050)
Hol	-0.030767 (0.380)	0.089864*** (0.003)	-0.926188*** (0.000)
Is	-0.774752*** (0.000)	0.1175** (0.011)	0.888 (0.302)
Observations	50	50	50
R-squared	0.905	0.888	0.877
F test	0	0	0
R2	0.889	0.869	0.856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2) 分维度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使之前的估计结果更加稳健可靠,

进行了额外的稳健性检验，将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指数（Rural）分别替换为：产业兴旺（RuralA）、生态宜居（RuralB）、乡风文明（RuralC）、治理有效（RuralD）和生活富裕（RuralE）。如表 5.6 所示，各行（1）至（5）分别展示了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这些具体维度后的回归结果。在引入控制变量后，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所有乡村振兴的具体维度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所有系数均为正值。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各个维度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增强了之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表 5.6 分维度替换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1)RuralA	(2)RuralB	(3)RuralC	(4)RuralD	(5)RuralE
Dif	0.000095*** (0.002)	0.000099*** (0.003)	0.000142*** (0.002)	0.000076*** (0.002)	0.000176*** (0.002)
Afe	-0.004049 (0.498)	-0.004709** (0.457)	-0.0087454 (0.319)	-0.004866 (0.288)	-0.012771 (0.234)
Unrate	0.002223 (0.326)	0.002112 (0.378)	0.0016556 (0.615)	0.000889 (0.605)	0.002575 (0.523)
Edu	0.086955 (0.419)	0.096336 (0.398)	0.1035136** (0.510)	0.063096 (0.442)	0.142993 (0.456)
Hol	-0.008512 (0.308)	-0.007310 (0.407)	-0.009118 (0.454)	-0.005544 (0.384)	-0.012991 (0.383)
Is	-0.184621*** (0.000)	-0.207202*** (0.000)	-0.264638*** (0.000)	-0.135438*** (0.002)	-0.306352*** (0.002)
Observations	50	50	50	50	50
R-squared	0.7874	0.8580	0.7998	0.7924	0.8010
F test	0	0	0	0	0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5.2.4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西南地区内部各省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在区域间呈现出不均衡的特性，故依据地理方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划分为四川、重庆、贵州一组为列（1），云南、西藏一组为（2），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其区域异质性。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

与乡村振兴指数（Rural）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得出了表 5-7 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四川、重庆、贵州这一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区域组中，Dif 的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过程中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看出，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同样对乡村振兴起到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四川、重庆、贵州率先实施数字普惠金融且发展到一定水平，而云南和西藏起步较晚以及其地理劣势以及人口流动劣势等影响造成。据此假设 2 得以验证。

表 5.7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1)	(2)
Dif	0.000716*** (0.000)	0.000125 (0.233)
Afe	-0.034164 (0.314)	0.001039 (0.254)
Unrate	-0.005150 (0.553)	0.001039 (0.926)
Edu	0.880788* (0.094)	-0.107553 (0.705)
Hol	-0.069921* (0.072)	-0.028803 (0.557)
Is	-0.526251* (0.063)	-0.225289** (0.214)
Observations	30	20
R-squared	0.9754	0.9604
F test	0	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西南地区五省市自 2013 年至 2022 年的丰富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了更准确地衡量乡村振兴的成效,构建了一套科学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同时,引入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以揭示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影响,从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实际指导意义。

综上,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 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有力推动下,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清晰可见。为了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进程,需要采取措施加大乡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和设施的普及。这包括提高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加强相关培训和教育,推广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还需要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网络覆盖、支付系统、数据安全等方面,以确保数字金融服务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农村地区,满足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金融需求。

(2) 在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中,覆盖广度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显著。虽然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也对乡村振兴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其回归系数相较于覆盖广度要低。这表明,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覆盖广度所涵盖的范围更广,对于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需要注重提高其覆盖广度,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持久与稳定。

(3)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产业兴旺、提升生态环境居住适宜度、塑造乡村文明新风、增强治理效能以及促进农民生活富裕等诸多方面,均展现出了显著且积极的影响,其中对生活富裕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而对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需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力度,以此带动农村居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

(4) 数字普惠金融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推进过程中呈现出地域性的促进

效果差异，其对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虽然也有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十分显著。这一差异可能受到地区经济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和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应用水平，加大金融服务的普及和改善力度，为这些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6.2 对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可行性对策建议，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

6.2.1 制定区域性数字金融发展策略

建议制定西南地区乡村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特点，以实现数字金融在促进乡村振兴中的有效作用。应该深入了解西南地区乡村的实际情况，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结构、产业分布等，从而制定出符合当地需求的数字金融发展目标和路径。然后需要建立完善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覆盖、信息技术支持等，以确保数字金融服务能够覆盖到西南地区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偏远的乡村地区。并且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重视乡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教育，提高他们对数字金融的认知和运用能力，从而更好地享受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和效益。同时，应该注重发展适合西南地区乡村特点的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农村小额贷款、农产品电商平台、农业保险等，以满足当地农村居民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现。

6.2.2 开发定制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

建议开发针对西南地区乡村独特特点的定制化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这种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应当充分考虑到西南地区各省市乡村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以满足农村居民和农村企业的实际需求，并促进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第一，在农村金融产品方面，可以考虑开发适合西南地区农村居

民和农村企业的金融产品，例如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贷款产品，包括农业生产资金贷款、农业设备购置贷款等，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针对乡村特色产业如茶叶、水果等，可以设计专门的金融产品，帮助农户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第二，针对小额贷款需求，可以推出针对西南地区乡村的小额信贷产品，满足农村居民和小农户的资金周转需求。这些小额贷款产品可以灵活设置还款期限和利率，降低贷款门槛，方便农村居民和小农户获得资金支持，促进其生产经营。第三，在保险服务方面，可以推出针对西南地区自然灾害、疾病等风险的保险产品，如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帮助农村居民和农村企业规避风险，保障其生产经营和生活稳定。这些保险产品能够针对西南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及常见的自然灾害风险进行个性化定制，为当地居民和企业提供更加适应性强且覆盖广泛的保障服务。

综上，开发定制化的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对于推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能够满足农村居民和农村企业的实际需求，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还能够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有效性，推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取得更加可持续和稳定的成效。

6.2.3 拓宽创新技术应用新场景

建议通过探索采用创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从而为乡村居民提供更为便捷、实惠的金融服务。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利用智能算法和机器学习模型，实现对客户需求的智能识别和个性化推荐，提高金融产品的精准度和匹配度，满足乡村居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并且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大规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从中发现潜在的客户需求和市场趋势，为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准确的决策支持和风险评估，降低金融服务的运营成本和风险水平。还可以探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实现金融交易的去中心化和安全可信，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信任问题，为乡村居民提供更为安全和可靠的金融服务。同时，可以加强对数字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其对新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全面升级和提质增效。

最后，建议建立起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监管和评估机制，加强对数字普惠金

融服务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其合规运营和风险控制，维护乡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和金融安全。同时，可以建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对服务质量和效果进行评估和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和改进措施，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水平和影响力。

6.2.4 注重金融科技人才培养

建议加强西南地区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以满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需求。应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优化教育课程设置、提升教学质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等，培养具备数字金融、金融科技、数据分析等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应具备较强的金融理论基础和技术应用能力，能够适应数字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变化。还要加强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吸纳工作，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的金融科技人才到西南地区从事相关工作。可以通过设立优惠政策、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和薪酬福利待遇等方式，吸引人才加入到数字普惠金融领域，推动金融科技人才的集聚和交流。并且还应加强对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其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方面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讲座等形式，提供最新的行业信息和技术知识，帮助在职人员不断提升自身能力，适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需要。最后，还要加强对金融科技人才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建设，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根据其贡献和业绩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晋升机会，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金融科技人才队伍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加强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关怀和支持，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机会，为其实现个人价值和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6.2.5 加强政策支持与完善监管机制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和监管，以确保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一，政府应制定和完善数字金融相关政策，包括支持数字金融技术研发和创新、促进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普及和推广、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乡村金融业务等方面。这些政策应该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能够有效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向乡村地区延伸，满足农村居民和企业的金融需求。第二，政府还应建立健全的数字金融监管机制，加强对数字金融平台和服务的监督管理，确保金融服务

的安全、稳健运行。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数字金融机构的准入审查、业务操作、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监督，及时发现和应对各类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第三，政府还应加强对数字金融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监管，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隐私保护机制，防范各类网络安全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保障农村居民和企业的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第四，政府部门还应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和宣传工作，提升农村居民和企业对数字金融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开展宣传活动、举办培训讲座、建立数字金融知识普及平台等方式，加强对数字金融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农村居民和企业积极参与数字普惠金融，共同享受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 [1]Baldynyuk V.The essence and features of state regul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 Economy,2020(2(29)):3-10.
- [2]Beck T, Pamuk H, Ramrattan R, et al. Payment instrument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3: 162-186
- [3]Duenckmann,F. The village in the mind: applying Q-methodology to re-constructing constructions of rural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3): 284-295.
- [4]Ernest Akpaku, Zelda Arku, Stephen Boateng. Global perspective of the effect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CT intensity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Forecasting and Marketing Intelligence, 2023, 8 (1): 13-34.
- [5]Gopalan Sasidaran, Rajan Ramkishen S.. Doe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moderate or exacerbate output volatility?[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22, 29 (19): 1804-1809.
- [6]Guo F, Kong S T,Wang J.General patterns and regional disparity of internet finance development in China:evidence from the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et finance development index. China economic journal,2016,9(3):253-271
- [7]Khan,H.R.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are the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J]. Address by Shri HR Khan, Deputy Governor of the Reserve Bank of India, at BANCON, 2011: 1-12.
- [8]Liu Y, Li Y. Revitalize the world' s countryside[J]. Nature News, 2017, 548 (7667) : 275.
- [9]Manyika J, Lund S, Singer M, et al. Digital finance for all:Powering inclusive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America: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6.
- [10]Maurer N. Effects of Cashless Economy Policy on Financial Inclusion in Nigeria: An ExploratoryStudy[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172: 49-56.

- [11]McLaughlin K. Infectious disease : Scandal Clouds China ’ s global vaccine ambitions[J].Science,2016,283:352
- [12]Nataliia Stoyanets,Zetao Hu,Junmin Chen.The evolution and experience of China s ruralgovernance reform[J].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19,5(2):40-45
- [13]Ozili,P.K.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tability[J].Borsa Istanbul Review,2017(12):1-12.
- [14]Xu Rui, Yao Dingjun, Zhou Ming.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mprove the enthusiasm and quality of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J].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2023, 8 (3):
- [15]Yu Mingtao, Yan Aiguo. Can Digital Finance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J]. Sustainability, 2022, 14 (21): 14281-14281.
- [16]杜国明,薛濡壕,王介勇.村域尺度乡村振兴评价及推进路径——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J].经济地理,2021,41(08):19-27.
- [17]冯兴元,孙同全,董翀等.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内涵、指数构建与测度结果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10):84-105.
- [18]郭俊华等.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与路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06):42-51
- [19]郭翔宇,胡月.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0,(05):5-15.
- [20]黄凌云.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1,415(11):73-74
- [21]黄世旺.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23,(24):26-30.
- [22]黄益平.关于中国数字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几个观点[J].金融论坛,2021,26(11):3-5+36.
- [23]姜松,周鑫悦.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金融论坛,2021,26(08):39-49.

- [24] 蒋辉等. 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湖南千村调研为例[J]. 求索, 2020(02):128-134
- [25] 蒋庆正, 李红, 刘香甜.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 金融经济研究, 2019, 34(04):123-133.
- [26] 阚立娜, 李茜, 宋罗琪.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城乡要素融合视角[J]. 农村金融研究, 2023, (11):60-69.
- [27] 康书生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2(02)
- [28] 蓝乐琴, 杨卓然.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12):49-57.
- [29] 李拔豪. 农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探讨[J]. 中国商论, 2020(06)
- [30] 刘俊祥, 曾森. 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8(01):64-71.
- [31] 龙海明, 王雪雯和陈一心.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2, 43(06):2-9.
- [32] 马亚明, 周璐. 基于双创视角的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路径与机制研究[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2(02):3-20
- [33] 毛锦凰, 王林涛.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省域层面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0(19):181-184.
- [34] 庞渤, 耿稚雨. 银行业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探究[J]. 经济师, 2023, (11):131-132.
- [35] 申云, 陈慧, 陈晓娟, 胡婷婷.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世界农业, 2020(02):59-69.
- [36] 沈洋, 犹雨寒, 周鹏飞.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J]. 金融与经济, 2021(11):46-53.
- [37] 孙可.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 价值意蕴、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J]. 农业经济, 2022(12):131-132.
- [38] 孙明福, 吴桐.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全面部署和系统方略[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2(10):12-19+181.

- [39]谭燕芝,王湘,陈铭仕.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供给与居民消费[J].消费经济,2023,39(05):78-89.
- [40]王琦馨.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小微企业的创业效应研究——基于创业环境的中介效应[J].中国商论,2022(22):120-123.
- [41]吴本健,牛林漪,罗献晓.数字普惠金融推进民族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机制、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J].农村金融研究,2023,(08):3-14.
- [42]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07):130-144+10.
- [43]夏玲.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31省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J].现代农业研究,2023,29(09):32-36.
- [44]徐希瑞,王华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及空间效应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22(08):1-10.
- [45]徐雪,王永瑜.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05):64-83.
- [46]杨智强,赵华伟.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J].粮食科技与经济,2023,48(04):36-42.
- [47]姚茗珂,赵健,杨艳萍.乡村振兴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绩效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3,(08):75-85.
- [48]尹志超,刘泰星和张逸兴.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2):98-112.
- [49]张楷卉.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研究[J].中国产经,2021(20):42-43.
- [50]张婷婷.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21.
- [51]张挺,李闽榕和徐艳梅.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08):99-105.
- [52]周利,冯大威,易行健.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J].经济学家,2020(05):99-108.
- [53]周小川.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N].金融时报,2016-03-18(001).
- [54]周颖,王姣.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挑战与功能深化[J].农业经济,20

- 22, (11):122-124.
- [55] 邹静, 邓晓军.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和家庭收入贫困[J]. 产业经济评论, 2022 (05): 70-85.
- [56] 于卫国.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及对策建议[J]. 商展经济, 2023, (22):83-86.
- [57] 马慧敏, 刘一凡, 李涵, 马忠民. 全面乡村振兴下“数字普惠金融+农业产业链”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以丰县牛蒡产业为例[J].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 2023, (11):50-54.
- [58] 杨洋.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策略研究[J]. 营销界, 2022, (20): 29-31.
- [59] 谢地, 苏博.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04):121-127.
- [60] 朱纪广, 侯智星, 李小建, 许家伟.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J]. 经济地理, 2022, 42(03):200-209.
- [61] 毛锦凰.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改进及其实证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9(03):47-58.
- [62] 闫周府, 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 2019, (06):90-103.
- [63] 鲁邦克, 许春龙, 孟祥兰. 中国省际乡村振兴发展速度测度与时空异质性研究——基于组合加权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方法[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21, 40(02):205-221.
- [64] 陈国生, 刘小凤, 蒋淑玲, 丁翠翠, 郭庆然, 杨柳. 湖南省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测度与路径选择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05):191-197+206.
- [65] 杨阿维, 李昕, 叶晓芳. 西藏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6(03):185-193.
- [66] 徐维祥, 李露, 周建平, 刘程军.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09):2044-2062.
- [67] 吕承超, 崔悦. 乡村振兴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地区差距与空间极化[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05):20-32.

后 记

时光似白驹过隙，转眼间研究生生涯即将落幕，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回首初入校门的那一刻，怀着满心的憧憬和期待，与众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同踏入了这片求学的热土。在漫长的三年里，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更经历了个人的蜕变和成长。在这充实的时光里，导师们的悉心指导和同学们的陪伴支持让我感到无比幸运和感激。

首先，我要由衷感谢我的导师黄老师。她亲切友善，不仅在教学与学术方面严谨细致，更善于引导我们通过深入探讨重要问题来学习和培养研究兴趣。三年来，黄老师辛勤指导我们进行文献阅读、问题探讨等，尤其在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她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使我受益匪浅。在生活方面，黄老师也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教我学会了关心他人，关爱自己的道理。同时，我也要感谢这三年来所有任课老师的辛勤教诲，他们的付出让我受益良多。其次，我要特别感谢父母和家人们对我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为我求学和成长付出了很多，时刻为我默默祈祷和支持。他们的支持和关爱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和信心来源。

最后，感谢这些年与我共同学习和成长的同门、舍友、同学和朋友们。有了你们，我的生活才这般丰富多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如今各奔前程，过去的点滴在心底留下了美好回忆，或许也夹杂着一丝遗憾，但这些都是我宝贵的人生经历。即便远隔千里，我也会时常想念着你们。

从我卸下戎装再次步入校园，到卸下学士服步入社会的过程里，我深知自己还存在许多不足，还有很多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学习和探索的地方。前方或许会有更多挑战，但我坚信，只要时刻保持微笑面对，阳光大方，积极向前，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经历过暴风雨，才会笑着面对彩虹！